

測鑑類函纂要

陳雨農題



四

1加3
104
4



門：加
號：104
卷：4



淵鑑類函纂要卷之四

武附武器

播磨 養齋藤江浩 琅夫纂輯

三略與儒者大意不同

兵法譬則夾者之譜也

三略 馬端臨經籍考西山真氏曰王略先秦書雖非鷹揚公自作要必其遺法予嘗深味之其言治國養民法度與儒者指意不悖

夾者之譜 登壇必究丘濬曰自古名將不用古兵法者三人漢霍去病唐張巡宋岳飛而已皆能立功當時垂名後世然則兵法果不可用耶曰兵法譬則夾者之譜也譜說為之法用之應變制勝則



在乎人

漢南北軍防微杜漸之意深

漢南北軍

山齋易氏曰漢南北軍南軍以衛宮城

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蓋郡國去京師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為可恃故以之衛宮城三輔去京師近民情有閭里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故以之護京城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

甲

呂氏春秋曰田贊惡衣而見荆王曰先生之衣

何其惡也贊曰衣又有惡于此者王曰可得聞乎對曰甲惡于此王曰何謂也對曰甲冬日則寒夏

甲冬日則寒夏日則熱衣無惡于此者

日則熱衣無惡于此者

禁軍

廂軍

鄉兵

宋之兵勢大概有三天子之

衛兵曰禁軍諸州之鎮兵曰廂軍選於戶籍曰鄉

兵

牙旗

肆考將軍之旗曰牙取其為國爪牙也

兜鍪

秦苻登刻兜鍪作死休字示士以必死故戰

所向無前

鴛鴦戰襖

典故紀聞曰太祖嘗命製軍士戰衣表

裡異色令各變更服之以新軍號謂之鴛鴦戰襖

掛甲錢

卸甲錢

五代史李守貞為將無節製其

衛兵鎮兵戶籍

將軍之旗

苻登之鑿作死休字

太祖戰衣表裡異色

李守貞軍無節

製

為國家受刃

始發軍也。有賜賚曰掛甲錢。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不下三十萬。由此晉之公私重困。屈突通傳曰。通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刃。人一刃。

匕首

不刺頭。瓜哇國人生子一歲。便以匕首佩之。名曰不刺頭。

張良賣劍說韓信

劍。肆考張良事漢。知韓信有將佐才。假作道人賣劍。時信在楚王麾下。信見良問曰。此劍何名。良曰。一曰將軍劍。二曰諸侯劍。三曰天子劍。若君用之。必霸諸侯。信留良宿。與之叙事。良因說信歸漢。信

從之。

顧彥暉違者先齒亦癆寘

疥癆寘。唐書顧彥暉傳曰。彥暉為東川節度。嘗會諸將堂上。以所佩劍號疥癆寘。使養子瑤佩之。侍左右。嘗語諸將曰。與公等生死同之。違者先齒疥癆寘。

此劍可破寶山

破山劍。廣異記曰。有農夫耕地。得劍。賈胡售以百萬。約明且取之。農夫夜歸。庭中有石。偶以劍指之。石遂中斷。詰旦賈胡載繼至。視之。嘆曰。劍光已盡。不復買矣。農夫問故。曰。此名破山劍。唯可一用。吾欲持之。破寶山耳。

伐竹為壘者可入不可出

鴨兒箆 兵略纂聞曰都督劉聚討處州賊時伐竹製鴨兒箆三百五十面遇賊輒樹箆為壘戟入即不復出

羊侃兩及稍

折樹稍 三國典略曰羊侃嘗從梁主宴樂游宴時少府啓兩及稍成長二丈四尺三寸梁主因賜侃河南紫騮馬令侃試之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極其妙觀者登樹梁主曰此樹為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此稍為折樹稍

弓之製四長弓角弓稍弓格弓

弓 唐六典弓之制有四一曰長弓以桑拓步兵用之二曰角弓以筋角騎兵用之三曰稍弓短弓利

五百弓二里半也

於近射四曰格弓綵飾之弓羽儀所執五百弓 西域記曰鼓小者聞五百弓注一弓長五肘五百弓二里半也

刑天口中銜干戚舞

刑天 詞林海錯曰陶詩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注刑天獸名口中銜干戚而舞淵明切齒篡賊故其一片雄心

樊噲裂衣包楯戴為冠

楯為冠 又曰輿服雜事楚漢會于鴻門項籍圖危高祖樊噲聞急乃裂衣包楯戴以為冠排入羽營**豬突豨勇** 王莽時匈奴侵寇乃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

轡御者所執者與馬勒異

馬勒

劉芳毛詩箋音義証曰轡是御者所執者也

不得以轡為勒且舊語云馬勒不云轡以勒為轡者蓋是北人避石勒名也今南人皆云馬勒而以輕為轡反覆推之此為明証又詩稱執轡如組又曰六轡在手以所執為轡審矣今俗儒咸以轡為勒而曾無寤者

折倒

南唐書浮屠傳曰後主時有北僧號小長老

自言慕化而至說後主多造塔像以耗其帑度又請於牛頭山造寺千餘間聚徒千人日給盛饌有食不盡者明且再具謂之折倒蓋故作不祥語以

搖人心及宋師渡江即其寺為營又有北僧立石塔於米石磯及宋師下池州繫浮橋於石塔然後知其為間也

王氏作詩求配

二十八字媒 事類曰漁隱叢話宋王氏女幼聰慧父母擇配未偶作詠懷詩云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醉更回頭晚雲帶雨歸來急去作西窗一夜愁趙德麟方鰥居見此詩遂求婚人以為此二十八字媒也

東清臣諷韓琦詩

東床之選 又曰韓琦知中山李清臣謁見其姪吏報曰太祝方寢清臣為絕句曰公子乘間卧絳厨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時吐哺無琦見詩曰吾知此人久矣竟有東床之選

歐陽修與王拱辰皆薛氏姊妹

舊女壻新女壻 歐陽修與王拱辰皆薛簡肅奎婿

辰皆薛氏姊妹

修先娶長女拱辰娶其次後修再娶其妹故有旧女壻為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戲

劉曄娶婦揀燕九姨

薄餅從上揭 事文類聚劉曄未第前娶尚書趙晃長女早亡有二妹皆未適人既而劉登科晃既指館夫人欲復妻之使媒妁通意劉曰若言武有之德則不敢為姻如言禹別之州則庶可從命蓋劉意不欲七姨欲九姨也夫人曰諺云薄餅從上揭劉郎纔及第豈得便揀点人家女劉曰非敢有擇但骨相寒薄遂娶九姨後生七子幾悅皆至大官七姨後適關生落泊寒餒劉氏養之終身

明並日月岳重丘山

詩句擇婿 彙苑來貞女淵澄幼隨母出遇綠衣童
過後以明並日月句擇婿得張美男對岳重丘山
遂許妻即前遇童也

夫人亦跪

拜禮 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婦人不跪
禮官莫有知者王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即
夫人亦跪也唐天后朝始拜而不跪普問其所出
對曰出太和中幽州從事張建章渤海記

宮人邊衣結緣

今生緣 唐書曰開元中賜邊衣製自宮中有軍校
袍中得一詩曰留意多添線含情更着棉今生已
過了重結後生緣持書白帥帥以聞明皇問之有

婚禮貴捲柳以相連續

一宮人自言萬死即以嫁得詩者曰與汝結今生緣

百子張 唐人婚禮多用百子張特貴其名與婚禮
宜其實非有子孫衆多之義其制捲柳以相連續
百張百合圈多故以百子名之

樂

酒酣必起舞古代之風也

防風鬼聞琴中庭舞

五子獅子飾以方色

酒以舞屬 原前代樂飲酒酣必起舞詩云屢舞僂僂訊在屢舞不訊舞也魏晉以來尤重以舞相屬也謝安以屬桓嗣是也近代以來此風絕

防風聞琴舞 會稽有防風鬼屢見城邑常鼓雷門上脚垂至地晉橫陽令賀韜義鼓琴防風聞琴聲在賀中庭舞

獅子郎 燕樂龜茲技設五子獅子高丈餘飾以方色每獅子有十二人畫衣執紅拂者加紅抹彌獅子郎

李牟舊笛 井澤謠曰唐樂工許雲封工笛自云學於外祖李牟貞元初韋應物為和州牧語之曰我有乳母子名千金天寶中受笛李供奉斃成身死舊吹之笛李君所賜也遂囊出舊笛雲封跪捧悲切撫而視之曰信是佳笛但非外祖所吹者乃謂韋公曰竹生雲夢之南鑿在柯亭之下以今年七月望前生明年七月望前伐過期不伐則其音實未期而伐則其音泛泛者外澤中乾乾者受氣不完則其竹大允發揚一聲出入九息古之至音者一疊十二節節十二敲今之名樂也至如落梅流

韻感金谷之游人折柳傳情悲玉關之戍客誠有清響遺音非至音無以降神而祈福也其已大之竹遇至音必破所以知非外祖所吹者韋公曰欲信汝鑿笛破無傷雲封乃捧笛吹六州變一疊未盡劃然韋公驚嘆久之

破笛一管

太原姚康成奉使研隴假邢某舊宅就

寢後見三人賦詩其一長細而黃面多牕孔詠曰當時得意氣填然一曲君前直萬金今日不如亭下竹風來猶得學龍吟侯曉視之乃見破笛一管

鑲脚鎖簧

歸田錄燕龍圖肅有巧思初為永興推

姚康成旧宅長笛

寇萊公鼓環脫

開監頌

卷之四

樂

官知府寇萊公好拓枝舞有一鼓甚愛之其銀忽脫公悵然以問諸匠皆莫知所為燕請以銀脚為鎖簧納之則不能脫矣萊公大喜

譙樓畫角之曲

角曲三弄 明都印三餘贅筆曰譙樓畫角之曲有

三弄相傳為曹子建所作其初弄曰為君難為臣亦難難又難再弄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弄曰起家難保家難難又難今角音之嗚嗚者亦難字之曳聲耳

陳子昂碎胡琴
又名溢都下

胡琴 唐書陳子昂初入京不為人所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輦

千緡市之眾驚問答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宣陽里如期偕往則酒散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師碌碌塵土不為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之舉而碎之以其文軸徧贈會者一日之內戲華溢都

不圖標鏡智且要壯五風六祖一張確蹈著關拔
子方知有與無

方便為父法喜
為妻

方便法喜 維摩經曰方便為父法喜為妻法喜者

謂見法生歡喜東坡詩雖無孔方兄幸有法喜妻

梁皇侃誦孝經
十遍

孝經十遍 梁皇侃性至孝日誦孝經十遍以擬觀

世音經

貫休謁吳越王
詩

得々和尚 宋高僧傳曰貫休以詩謁吳越王錢鏐

有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之語鏐令

改作四十州乃可相見休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

孤雲野鶴何天而不可飛遂入蜀以詩投王建曰

一瓶一鉢垂々老萬水千山得々來建遇之甚厚

呼為得々和尚

除煩惱 泳化類編曰來復字見心仕元至學士因

亂削髮為僧而髯如故太祖一日召問曰汝不欲

仕我吾亦聽汝然留髯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煩

惱留髯表丈夫太祖笑而遣之後又召見賜膳既

罷上詩稱謝云祇園風雨曉吹香手挽袈裟近玉

牀闌下彩雲生雉尾座中金筇動龍光金盤蘇合

來殊域玉盃醍醐出上方稠疊濫兼天上賜自慚

無德誦陶唐太祖覽詩大怒曰汝用殊字是謂我

僧來復削髮除
煩惱留髯表夫

為多朱耶。又言無德誦陶唐。謂朕無德也。何物奸僧敢大膽如此。遂殺之。

佛法不許乘馬 宋禪惠大師。或扣以佛法不許乘

文殊駕獅子普賢騎象王

馬。師即曰。文殊駕獅子。普賢騎象王。後來一個佛騎馬。亦何妨。其機敏如此。

僧黃衣 山堂肆考。僧舊着黑衣。元文宗寵愛僧訢

元文宗賜僧黃衣

笑。隱賜以黃衣。其徒後皆衣黃。歐陽元功題僧墨菊詩。苾芻元是黑。衣郎當代深。仁始贈黃。今日黃

花翻潑墨。本來面目見馨香。

宗泐偈 泳化類編曰。宗泐住持京師天界寺。太祖

雨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

馬后崩葬之日。風雨震電。太祖謂泐曰。汝宜為偈。泐應聲曰。雨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西方諸佛子。同送馬如來。

四人以上名僧

四人為僧 史略云。凡四人以上名僧。今一人亦稱僧。蓋從眾之名也。亦如二千五百人為軍。今一人亦稱軍也。

盜嘆佛不救眾

佛像俯首 法顯記。僧尼羅國王。以金等身而鑄佛像。髻裝寶珠。有盜以梯取之。像漸高而不及。盜嘆佛不救眾。生像俯首而與之。後市人擒盜。盜言其事。視像尚俯。王重贖其珠而更裝之。

東坡不能答山僧轉語

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云借和尙四大用作禪
林師云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即答當從所謂
否則願留玉帶鎮山門東坡解帶置几上師云四
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欲于何處坐公擬議未即
答急呼侍者收玉帶永鎮山門公笑而與之師取
衲裙相報

巖裡誦經

步虛聲 吳苑記陳思王游魚山聞巖裡有誦經聲
清遠寥亮因使解音者寫之為神仙之聲道士效
之作步虛聲王建詩曰道士寫將行氣法家童授

李遐周先見

與步虛聲

道術 明皇禱祿李遐周者有道術唐開元中召入
禁中後求出住玄都觀天寶中祿山跋扈遠近憂
之遐周於所居壁上題詩數章其末篇云燕市人
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系羅衣燕市
人皆去者祿山悉幽州之兵而起也函關馬不歸
者哥舒翰潼關之敗匹馬不歸若逢山下鬼者馬
嵬驛名也環上系羅衣者貴妃小字玉環高力士
以羅衣縊貴妃於馬嵬是也其先見類如此

鬼

陸龜蒙野廟碑閔越間好事鬼山椒水濱多淫

閔越好事鬼

祀其貌有雄而毅黜而古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
哲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媪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容
而艷者則曰姑

巫為人祀不驗

巫

羅隱云荆楚人淫祀者多矣有巫頗聞於鄉閭
其初為人祀也筵席尋常歌迎舞將祈疾者健起
祈歲者豐穰其為人祀也羊猪鮮肥清醑滿卮祈
疾得死祈歲得飢里人怒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
者曰吾昔游其家也其家無甚累故為人祀誠心
罄乎中而福亦應乎外其胙必散之其後男女蕃
息焉衣食廣大焉故為人祀誠不得罄乎中而神

亦不歆於外其胙且入其家是人非前聖而後愚
蓋牽於心而不暇及人耳以一巫用心尚爾况異
於是者乎

邠原為淫祀者
辨之

淫祀

邠原別傳曰原避地遼東嘗行得遺錢拾以
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多原問其故荅
者謂之神樹原惡由已而成淫祀乃辨之由是里
中遂斂其錢以為社

是亦淫祀由已
者

石人治病

風俗通汝陽彭氏墓近大道有一石人
田家老母到市買數斤餌以歸過蔭墓樹下以餌
著石人上忽去而忘之行道人見餌怪問之或調

云此石人有神能治病病愈者以餌來謝之轉以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石人腹遂千里來就號曰賢君如此數年前遺餌母聞之為人說之乃無復往禱者

紫姑仙

冰化編朱原虛江州人有弟二人父母具

即世弟皆幼遂匿父所遺綾錦貧乏不能振一日隣人請紫姑仙原虛過焉曰仙姑能詩幸惠一聯仙降云何處西風夜卷霜鴈行中斷各淒涼吳綾越錦成私筐不見姜家布被香原虛大慙明日召二弟還與之

仙姑以詩惠朱原虛

任生逢五岳女子更生

異香女子

逸志任生隱嵩山一夕聞異香一女子

至留詩云我名籍上清謫居游五岳以君無俗累來勸神仙學任不顧後三日再至又留詩云葛洪亦有婦王母亦有夫神仙盡靈匹君子意何如任終不顧後任病卒道遇旌幢擁翠輦中女子吏令任避女子望見呼問安咲曰此是嵩山書生薄命漢取吏所持文書曰不得忘情索筆判曰更與三年須更更生乃寤

妖婦十二字

廣州押衙崔慶成見美婦投書云川

中狗百姓眼馬撲兒御厨飯婦人又來云事不諧

川中狗百姓眼馬撲兒御厨飯

否十二字可辨否慶成不能對婦人乃作詩云妖
魄才魂自古靈多情心膽似平生知君不是風流
物却上幽原怨明月擲紙于地灯火俱滅丁晋公
嘗見此十二字曰川中狗蜀犬也獨字百姓眼民
目也眼字馬撲兒瓜子也孤字御厨飯官食也館
字乃獨眠孤館四字

閻羅王 隋時有人病篤忽走至韓擒虎家云我欲
謁王左右問曰何王曰閻羅王子弟欲撻之擒虎
止之曰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亦足矣因寢疾
而卒

生為上柱國死
作閻羅王

床下吟誦 古今詩話李續長源一日有人在林下
誦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續斥曰誤矣豈非坐
着雲起時耶荅曰此雲安能起茲必死期故來相
別數日而卒

行到水窮處未
知天盡時

破瓜 談苑呂仙翁有詩與張洎言將作鼎鼐其句
云功成當在破瓜年俗以破瓜為二八字洎年六
十六而卒乃悟

破瓜二八也

錢數知死 貢父詩話呂洞賓與黃覺大錢七文次
十文又小錢三文曰數不可過也覺至七十餘作
詩有牀頭曆日無多子屈指明年七十三之句果

牀頭曆日無多
子屈指明年七
十三

以是歲終

兩犬言是獄字

岳飛兩犬

岳飛居朱仙鎮夢兩犬能言或曰兩犬

言是獄字此行宜避之果被秦檜獄屈死

棺槨以石作之

縱目人塚

華陽國志曰周失綱紀蜀先稱王有名

蚕叢其目縱死作石槨國人皆化之故俗以石作

謂縱目人塚

棺槨謂之縱目人塚也

禱神以券投於

百物假於神

祝允明語怪濟瀆祠有大池凡欲假

池中假百物

於神者禱而卜之許則以券投地中良久銀浮水

面如其數貿易則利加倍如期投祭歸其子木銀

沒而券浮如不許則投券入水頃之券復浮還牛

馬百物皆可假借也

冥官一曆

金史海陵乙夜問楊伯雄以鬼神事伯

雄進曰漢文帝夜召見賈誼夜半前席不問百姓

而問鬼神後世頗譏之陛下不以臣愚陋幸及天

下大計鬼神之事未之學也海陵曰但言之以釋

永夜倦思伯雄不得止乃曰臣家有一卷書記人

死復生或問冥官何以免罪荅曰汝置一曆白日

所為暮夜書之不可書者是不可為也海陵為之

改容

駭神

異物志建州蒲城縣山有獸名駭神狀貌醜

白日所為暮夜書之不可書者不可為

張以定畫獸

惡百鬼惡之好出水邊石上張衡往寫之獸入潭中不出或云此獸畏人畫故不出也去紙筆獸果出平子拱手不動潛以足畫地今號為已獸潭

三齋略記曰始皇於海中作石橋海神為之豎柱始皇感其惠通敬其神求與相見海神荅曰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會乃從石塘上入海三十餘里相見左右莫動手巧人潛以足畫其狀神怒曰帝負我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脚猶立後脚墮弱僅得登岸畫者溺于海

術藝

下在精誠 陸龜蒙曰李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在精誠而已

兒相 甘澤謠云柳惲十餘歲相者曰兒相天相賤為浮屠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惲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位至宰相

面相 金華記李寬為常侍有門下盧生相曰據其面部所無者三無子無宅無塚公有數子皆先公卒有宅未嘗還鄉居死於池州乘舟歸舟破沈其

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

李寬面相無子無宅無塚

骨

相之相在於清
明將之相在於
雄傑

相之相 李德裕曰夫相之相在於清明將之相在於雄傑清明者珠玉是也為天下所寶雄傑者虎兒是也為百獸所伏然清者必得大權不能享豐富雄者必當昌後不能得大柄無而有之者在乎粹美而已余頃歲蒞淮海屬縣有肝胎山多珉玉剖而為器清明洞徹雖水精明冰不如也而價不及於凡玉終不得為至寶以其不粹也清而粹者天也故高不可測清而徹者泉也故深亦可察此其大畧也余嘗精而求之多士以才為命婦人以

色為命天賦是美者必將有以貴之才高者雖孟嘗眇小蔡澤折頰亦居萬人之上色美者雖鈞弋之拳子夫之賦亦為萬乘之偶然不如清而粹者必聲名俱榮福祿終泰張良是也擇士能用此術可以拔十得九無所疑也

黃直卿大算數

算數 鶴林玉露有日者謁黃直卿言算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亦有箇大算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福作不善降之百殃此箇數亙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之算數乎

自東極西極之

東西里數 山海經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

里程五万九千
八百里

五億千萬九千八十步。豎或右手把筭，左手指青丘曰：五萬九千八百里。

刀圭謂散藥

刀圭

唐詩：倘賜刀圭藥，還留不死名。又朱文公感

興詩云：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按本草：凡散藥有云刀圭者，十分方寸七之一，准如梧桐子。一說刀圭，盛藥器也。

薛伯宗善徙癰疽

徙癰

劉宋時有薛伯宗者，善徙癰疽。公孫秦患背

癰，伯宗噓氣封之，乃徙至齋前柳樹上。明日癰消，樹生一瘤如拳大，後瘤出黃赤汁斗餘，樹為之痿損。

李遠射石鏃入寸許

射石

周書：李遠嘗獵，見石以為伏兔，射之。而中鏃

八寸餘，就而視之，石也。文帝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得獨擅其美。

賣油翁手熟自錢孔溼油

錢孔溼油

金坡遺事：陳堯咨善射，嘗射於家圃。有

賣油翁釋擔而睨之，久不去。見其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耳。陳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溼之，自錢孔入，而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手。

熟爾陳笑而遣之

蝦蟇為馬

朝野僉載伯樂令其子執馬經以求馬

出見大蝦蟇歸謂其父曰得一馬略與相似而不能具伯樂曰何也對曰其馬隆穎跌目但蹄不如累麴耳伯樂笑曰此馬跳躑不堪御也

懸風槌

南史到溉為侍中與武帝棋梁溉或失寢

加似低睡帝嘲之曰狀如喪家狗又似懸風槌

握中一子

山堂肆考太宗時有待詔賈元者常侍

上棋太宗饒元三子常輸一路太宗知元挾詐乃謂之曰此局汝復輸當榜汝既而滿局不死不生

伯樂以馬經求馬

到溉低睡似懸風槌

貴妃放康國獮子於局

王勃圍碁下四子成一詩

顧師言三十三鎮神頭

太宗曰汝非詐也更圍一局汝勝賜汝緋衣不勝當投汝於泥中既而局平不勝不負太宗曰我饒汝子今既局平是汝不勝也命左右抱投之水乃呼曰臣握中更有一子太宗大笑賜緋衣

局上獮子

酉陽雜俎上嘗與親王碁貴妃立於局

前觀之上將輸放康國獮子上局局子亂上大悅

四子一詩

碁天洞覽曰王勃圍碁率下四子成一

詩向人曰吾才奪造化一時百用皆可

三十三鎮神頭

杜陽雜編大中中日本王子來朝

王子善棋上敕顧師言待詔為對手至三十三下

勝負未決師言懼辱命汗手凝思方敢落子謂之鎮神頭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暲目縮臂已伏不勝迴謂鴻臚曰待詔第幾手對曰第三王子掩局而呼曰小國之一不如大國之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顧師言三十三鎮神頭圖

重霸筭路

北夢瑣言蜀簡州刺史安重霸贖貨無厭有油客鄧姓者能碁其家粗贍重霸召對敵只令侍立每落一子俾退立於西北牖下俟我筭路乃始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鄧生倦立且飢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諷鄧生曰此侯本不為碁何不

道士持棋隱語

獻賂以求退乃獻中金十錠獲免

碁隱語

冷齋夜話荆公在鐘山與道士棋道士作數語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故能入於不死不生公笑曰持棋隱語也

擔糞着棋

糞與着棋

林和靖每云世間事皆能之惟不能擔

飯會

志林張懷民與張昌言棋賭僕書字一紙勝者得此負者出錢五百作飯會

地仙丹

山房隨筆永嘉余德麟與聶碧窓棋余屢

林和靖不解棋

張懷民賭書字棋

滄鑑類函卷之四

卷之四

術藝

廿四

北有賣地仙丹者國手也。余紹聶曰：某有僕能碁，欲試數着，不敢聶，俾對枰，連敗數局。余以片紙書十字，可憐道士碧，不知地仙丹。聶大咲曰：吾固疑其不凡。

擊門推

劉誠一夜半與聖祖奕

龍興慈記：聖祖賜劉誠一金瓜，曰：擊門推。

有急則擊之。一夕夜將半，擊宮門，乃洞門重門迎之，曰：何也？曰：睡不安，思聖上奕棋，身命棋對奕，俄頃報太倉災，命駕往救。劉止之曰：且奕，請先遣一內使充乘輿往，遂如言。回則內使已斃車中。聖祖驚曰：何知以救朕厄？曰：觀乾象有變，特來奏。

目棋枰為木野狐

木野狐

宋元懷拊掌錄曰：奕者多廢事失業，故人

目碁枰以木野狐

日勝日貧

清波雜志：東坡云：如人善博，日勝日負，

王荊公改作日勝日貧。

松子量

陸游筆記：市人有以博戲取人財者，每博

必大勝，號松子量，不知何物語也。

相思紅子

說郛：宋程大昌云：博散本以木為質，唐

世鏤骨為竅，襍以朱墨，更有取相思紅子納置竅中，使其色明現而易見，故温飛卿艷詞：玲瓏散子安紅豆，八骨相思知也無。

博戲取人財者

散子以木為質，後鏤骨為竅，襍以朱墨

褚胤奕中天士

王粲奕中神人

王積薪奕中魁宿

滑能奕中香案吏

王中郎陸象山

奕中辯才

蘇養直李崑老

反坡公奕中柱下史

漆園吏

祖納忘憂

李訥忘志

奕且評

明馮元仲奕且評曰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不得於此道不推鼻祖褚胤七歲入高品奕中天士也。王粲不誤一道奕中神人也。王積薪擊局馬鬣間徵道上餅奕中魁宿也。滑能為上帝所取奕中香案吏也。有一小子自云張清能詰之王中郎坐隱林道人手談陸象山悟河圖奕中辯才也。蘇養直今日讓老夫一着李崑老四脚碁盤人數局。我始一局鍾山道士持棋隱語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反坡公喜敗奕中柱下史漆園吏也。奕中有三老五更如祖納之忘憂李訥之弄子忘志陳

陳亞呵子

武陵王破荻

阮茂弘局劫

尹文子喻智

潘茂名立觀

到漑低睡

殷仲堪能者

梁武素工

丁晉公酷好

奕中伉俠

王大令何尚之

亞之手寒呵子武陵王畢之破荻阮茂弘之局劫

亦急袁恙之不輟殷仲堪在都往觀棋時袁方與圍碁不輟傲然如有餘地尹文子之喻智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與攻劫放舍潘茂名之立觀茂名永嘉中入山逢

猶道士顧謂曰子亦愛之否荅曰入到漑之低睡

似懸風槌是也奕中有國士如殷仲堪之能者梁

武之素工丁晉公之酷好肆考丁晉公酷嗜奕碁

日問李暎虛心之法對曰請侍中弼諧之外勿以

碁子役心虛已半矣如子之言何止於碁凡有所

着即不蔡穎吳人葉濤之等是也奕中有伉俠如

王大令之窺豹何尚之夕救褚胤是也奕中有達

荆楚頌

卷之四

術藝

廿五

夾中達伯阿戎
阿嗣宗
夾中通人毛經
謝太傅費禕張
華袁羌

夾中選首江霧
夾中都匠羅騰

夾中不韻王司
空沈之才黃魯

伯如阿戎之視夾阿嗣宗之決賭是也夾中有通
人如毛經之目視碁局耳聽決獄謝太傅之與客
賭野費禕之對戲無倦魏軍次於興平蜀假費禕
節往禦來敏至禕許別求
圍碁時羽檄交馳嚴駕已訖禕對戲無倦
色敏曰聊試君爾君信可人君能辨賊者張茂先
之推枰晉武與張華棋杜預表適至華推枰
斂手曰吳之荒淫驕虐宜亟討之袁羌
之谷易義是也夾中有臬將杜夫子在西京為天
下第一有選首江霧中興第一有都匠羅騰獨步
當時燕有算博士褚思莊巧遲有千里狗王狗速
思并南有人中龍則吳之嚴子卿馬思明爾時呼
為夾聖是也乃若不韻王司空與子爭道擔夫也

直荆公崔慰祖
謝弘微古弼司
馬

夾中小人羊元
保王琳文陳遂
安重霸陳寶李
道古孔熙光賈
元

導曰與爾似有沈之才弄經被決繫囚也之才禁
中與其
瓜葛何得為爾
類對夾上曰切須子細之才曰念茲在
茲上怒曰技藝之徒敢引經引出答之黃魯直誓
黔江鄉愿也荆公不且已羸師也崔慰祖辭拙宿
滑也南齊謝弘微投局於地古弼摔樹頭北史古
弼奏事
遇魏主與劉樹碁不聽弼忽起
摔樹頭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司馬行酒曳遐裴
遐
在周額所與人碁司馬行酒遐鈍漢也乃若小人
正戲不時為飲司馬志曳墜地
者流則羊元保補郡弄臣也與宋太祖戲賭
郡勝補宣城王叔
文侍東宮婦寺也唐順宗為太
子為碁待詔陳遂償博陪僕也
候筭路如安重霸賈豎也亂局如陳寶守錢虜也
石晉陳寶性鄙吝與人碁偽輸如李道古故拙如
敗則手亂其局不敢償也

夾中白丁管子
陶荆川賈誼淮
南韋曜李暎王
隱之林和靖

孔熙光不死不生如賈元便倭子也乃若五禁者
管子管子五政禁投具者陶荆川迷風者賈誼見
智者淮南曠日者韋曜役心者李暎惜寸陰者王
隱之不解着棋擔糞者林和靖非撮囊則巧人非
白丁則吠夜犬也是皆俗物未敗人意者也乃若
方外張清永嘉二道士橘中二叟孤山老姥婦女
二童爛斧柯仙々乎鳩摩羅什空處起子作龍鳳
形鳩摩羅什拾敵死
子空處如龍鳳形法遠禪師升座說法禪戲亦
也張清精敏龍吐碁經蛇牙龍角奕之鬼董狐也
藏鈎飛鳥 風土記義陽臘日飲祭之後叟媪兒童

徐王賭安石新
法

為藏鈎之戲分為二曹以較勝負若人偶即為敵
對人奇即一人為游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名為
飛鳥以齊二曹人數一鈎藏於數手中曹人當射
知所在一藏為一籌三籌為一都
賭新法 宋呂祖謙紫薇雜記熙寧間神宗與二皇
子打球子上問二皇子欲賭何物徐王曰臣若贏
時願罷了新法

--	--	--	--	--	--	--	--	--	--	--	--	--	--	--	--	--	--	--	--

書畫

顏魯公與懷素學書即兵曹

張旭書雷大簡書文與可書

執法不變者曰書奴

古釵脚

集事淵海曰顏魯公與懷素同學草書於

鄔兵曹或問曰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劍得低昂

回翔之狀兵曹有之乎懷素以古釵脚為對魯公

曰何如漏痕

筆意進

張旭言初見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知筆

意雷大簡言聽江聲而筆法進文與可言見

蛇鬪而草書長

書奴

山堂肆考釋亞栖善草書自云凡書通即變

王變子雲體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智永禪師

世宗本紀卷之四 卷之四 世宗

書法筆畫左寫取上齊右寫取下齊

唐人以書判取士

褚遂良顏真卿李邕虞世南等並得中書法後皆自變其體俱得傳名若執法不變號曰書奴

字均平 仇池筆談凡字須均平若筆畫多寡相遠

不可使停寡在左則取上齊吟字是也寡在右則

取下齊知字是也

于祿書 續書譜唐人以書判取士士大夫字畫類

有科舉習氣顏魯公作于祿書是其證也

鸚哥嬌 宋稗類鈔東坡云劉十五孟父論李十八

公擇書謂之鸚哥嬌謂鸚鵡能言不過數句大率

襍以鳥語十八其後書稍進以書問僕近日書如

何僕答曰可作秦吉了矣

米蘇并書 又曰米元章知雍丘蘇子瞻自揚州召

還乃具飯邀之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

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旁子瞻見之大笑就坐每

酒一行即伸紙共作以二小吏磨墨幾不能供酒

行既終紙亦盡乃更相易携去俱自以為平日書

莫及也

題跋牛腰 又曰黃山谷嘗書范滂傳字徑數尺筆

勢飄動後百年張忠定得而寶之縉紳題跋如牛

腰

米蘇每酒一行伸紙書

黃山谷書縉紳題跋多

世宗本紀卷之四 卷之四 世宗 書畫 三十一

江神欲山谷書

扇頭止風

又曰王榮老欲渡觀江七日不得濟父

老曰公筐中必有寶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

榮老自顧無所有唯一玉麈尾獻之風如故又以

端研獻之風愈作又以宣州包昇帟障子獻之皆

不驗夜卧念曰猶有黃魯直書扇頭題韋應物詩

試持獻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南風徐來張帆一晌

而濟

水中襖帖

又曰趙孟堅酷嗜法書嘗過雪之弁山

風起舟覆孟堅方被温衣立淺水中手持襖帖示

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分也

趙孟堅手持法帖立于水中

張友正假染工

假染工學書

又曰張友正筆跡高簡有晋宋間人

風味一日去故廬僦屋與染工為隣或問其故答

曰吾欲假其素學書耳

換羊書

侯鯖錄魯直戲東坡云昔王右軍字為換

鷺字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許

換羊肉十數斤可名二丈書為換羊書矣

魯直三反

又曰東坡題魯直草書爾雅後云魯直

以真實心出游戲書以平等觀作歌側字以磊落

人錄碎細字亦三反也

氣拂々

東坡嘗自云吾酒後乘興作數十字覺氣

韓宗儒以書換

東坡作字氣拂

非鏡類書卷之四

卷之四

書畫

十一

拂從十指間出

拂々從十指間出也

子昂書古今無比

縱橫一萬里 潛確類書胡汲仲謂子昂書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舉無此書

蔡君謨潤筆

潤筆久一物

集事淵海蔡君謨為歐公書集古目錄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為世所珍歐公以鼠鬚栗

尾筆銅錄筆格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為潤筆君謨大咲以為太清而不俗後月餘有人遺歐公清泉香餅一筐者君謨聞之曰香餅來遲使我潤筆猶無一種物可咲也

張天覺草書不工

致吾忘之

天中記張天覺好草聖而不工一日得

工

杜仲微用秃筆作隸

詩索筆疾書滿紙使徑錄當奇險處徑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丞相熟視詎曰胡不早來問致吾忘之

漢刻遺法

老學菴筆記漢隸歲久風雨剝蝕故其

字無復鋒銳近者杜仲微乃故用秃筆作隸自謂得漢刻遺法豈其然乎

案無魚菜

列朝詩集本傳曰李東陽罷相家居購

請詩文書篆者填塞戶限頗資以給朝夕一日夫人方展紙砥墨公有倦色夫人咲曰今日方設客可使案無魚菜耶遂欣然命筆移時而罷

李東陽以潤筆給朝夕之資

請詩文書篆者填塞戶限

頗資以給朝夕

一日夫

人方展紙砥墨

公有倦色

夫人咲曰

今日方設客

劉衰妙畫

雲漢圖 孫鳩之述畫曰漢靈帝時劉衰作雲漢圖人見之自然覺熱更畫北風圖熱者復覺涼

長遠名一畫得百萬錢

維摩詰一軀 唐長遠名畫記曰興寧中瓦官寺初

置僧衆設會請朝賢鳴刹注疏時士大夫莫有過十萬者長康直打刹注百萬長康素貧衆以為大言長康曰宜備一壁遂閉戶畫維摩詰一軀工畢將欲點眸子乃謂僧曰第一日觀者請施十萬第二日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光照一寺施者嗔咽俄而得百萬錢

隱士與吳生畫

天上人畫 宋稗類抄曰宋初修老子廟々有唐吳

天上人

生畫壁一隱士購得之閉門不出者三年廟成壁當再畫有老畫工就西壁隱士就東壁各畫天帝及成工來觀初有不許色漸觀其次迤邐咨嗟擊節及見輦中人工媿駭下拜曰先生之才不可當也或問之工曰前驅賤也近侍清貴也至於輦中人則龍姿日表也此余所知者今先生所畫前驅吾近侍也近侍吾輦中人也洎觀輦中人其神宇氣象蓋吾平生未嘗見者隱士曰此畫天上人也若爾所畫人間人耳

傳神之難在目 蘇軾傳神記傳神之難在目次在

畫入物光目與
類類似餘無不
似者

顴頰吾嘗於灯下顴頰影使人就壁摹之不作眉
目見者失咲知其為吾也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
者

贖水殘山 畫繪寶鑑郭文通善山水長陵最愛之
或斥之曰是贖水殘山宋偏安之物也

吳趙夫人繡為
五岳列國圖

机絕 針絕 糸絕 拾遺記吳王趙夫人善畫龍
於指間以米糸織為龍鳳錦號為机絕王嘗嘆魏
蜀未平思得善畫者圖山水地形夫人於方帛上
繡為五岳列國圖號為針絕又以膠續髮糸作輕
幔號為糸絕

寶貨附火

西漢佛事未起
故多金

西漢多金 宋三朝聖政錄太宗問杜鎬曰西漢賜
予悉用黃金近代為難得之貨何也對曰西漢多
金因彼時佛事未興金價甚賤也

美金鍛燒以見
真

眾口鑠金 風俗通曰眾口鑠金俗說有美金於此
眾人咸共詆訛言其不純賣金者欲其售因取鍛
燒以見真此為眾口鑠金

百萬買宅
買隣

千萬買隣 梁書曰宋李雅市宅居呂僧珍側僧珍
問價李雅曰千一百萬怪其貴李雅曰百萬買宅
千萬買隣及僧珍生子李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

發視乃金錢

銅山西傾浴鐘西應

銅山西傾 又曰江錄為武寧郡積錢於壁壁為之倒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浴鐘西應者也

狄武襄投錢禱神

兩字錢

宋蔡條鐵圖叢談曰狄武襄征儂知高出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武襄遽為駐節禱之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不聽萬眾聳視已揮手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

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之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後敗智高還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兩字錢也

呼錢為王老

王老 南部新書王元寶富厚人以錢文有元寶字因呼錢為王老

詞林雅詠

一倉錢一條繩

明陸楫蕙葭堂雜抄曰劉文靖公健丘文莊公濬同朝相敬愛劉北人在內閣獨秉大綱不事博洽丘南人博極羣書為一時學士所宗一日劉對客論丘曰渠所學如一倉錢幣縱橫

充滿而不得貫以一繩條丘聞之曰我固然矣劉公則有繩一條而無錢可貫獨奈何哉士林以為雅謔

玉 尸子曰玉者色不如雪澤不如雨潤不如膏光不如燭

珠 潜確類書曰龍珠在額蛟珠在皮蛇珠在口鼈珠在足魚珠在眼蚌珠在腹然唯蚌為多餘則偶有之耳又蜘蛛亦有孕蛛者

水珠 彙苑詳註開元十年大安國寺僧造功德開櫃閱寶物得一珠狀如片石赤色夜則微光高數

玉無色澤潤光

龍珠蛟珠蛇珠
鼈珠魚珠蚌珠
蜘蛛

水珠掘地埋之
水泉立至價值
一億萬

寸視其函封曰此珠值億萬月餘有西域人闍寺求寶見珠大喜使譯問珠價值幾何僧曰一億萬其人撫弄遲迴而去明日又至謂僧曰珠價誠值一億萬今客久以四千萬求市可乎僧喜問其故曰貞觀初通好來貢其珠後吾邦念之今幸得之此水珠也每軍行休時掘地二尺埋之水泉立至故軍行常不渴自亡珠後每苦渴僧命掘土藏珠試之果然泉湧出僧取飲之方悟靈異其人乃持珠去不知所之

記事珠 開元遺事張說為相有人惠一珠紺珠有

事有遺忘玩珠

新編類書

卷之四

寶貨

廿六

即覺

光事有遺忘玩此珠便覺神心開悟名曰記事珠說秘而寶之

錢思公性儉子弟不能取一錢

珊瑚筆格

歸田錄宋錢思公性儉約子弟非時不

能取一錢公有珊瑚筆格平生珍惜子弟有欲錢者即竊之公乃榜家庭以十千購子弟佯為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與之一歲中率五七如此

張貴妃珍珠為首飾

珍珠首飾

鳴道集慶曆中廣州有蕃商死珍珠沒

官上命取禁中錢易之以賜張貴妃時禁中同輩因此于上前乞旨和賣者京師珠遂致騰貴上頗知之一日別殿賞牡丹妃嬪畢集貴妃後至乃以

前日珍珠為首飾以誇同輩上望見以袖掩面曰滿頭白紛紛地更沒些忌諱貴妃慙赧起易之上乃大悅自是禁中不戴珠價大減

押忽大珠

續文獻通考元成帝時賈有獻寶珠求

大珠含之不渴慰面可使目有光

售者議以六十萬錠酬之曰此所謂押忽大珠含

之則不渴慰面而可使目有光左丞尚文曰一人含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有之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

平安火

唐六典鎮戍每日初夜放烟一炬謂之平

鎮戍每日夜放

煙

八人乃火也

官油不給

昭應寺經幢中
燈火化女子

安火。杜甫詩曰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

八人過 孔帖曰唐瞿天師乾佑常入夔州市大言曰今夕當有八人過之可善待之人不之悟其夜火焚數百家八人乃火也

禁月明 笑林唐昭宗時財用窘乏李茂正權油以助軍須有司言官油不售乞禁民間松明優人張廷範曰更有一利便可并月明禁之茂正大笑其禁遂止

燈 異聞集云唐楊穆於昭應寺讀書每見一紅裳女子一日誦詩曰金殿不勝秋月斜石樓冷誰是

相顧人寒帷吊孤影楊問爾何姓氏曰遠祖名無忌姓宋十四代祖因顯釋教封西明公開元中明皇與楊妃建此寺立經幢封妾西明夫人因賜珊瑚寶帳居之自此異生蛾郎不復強暴矣驗之則經幢中燈也

織腰一搦 雲齋錄云宋潛為甘渡巡檢延故人趙

當訓其子弟忽見美嬪人立燈下織腰一搦唱曰郎行久不歸妾心傷亦苦低迷羅落風背泣西牕雨遂滅燈赴趙就寢曰妾本東方人鬻身彭城郎今郎觀光上國妾豈可孤眠暗室明夜又來諸生

詩 燈藥化頭人賦

開盤顏

卷之四

燈

十一

怪趙精神恍惚具告其父潛往觀焉見一嬖人唱
曰向曉臨鸞拂黛眉紅妖艷冶掩羅幃不辭夜々
偷相訪只恐旁人又得知宋大呼遽入以手抱之
甚細乃一灯繁耳焚之遂絕

香餅石炭也

香餅 歸田錄清泉香餅人以一筐遺歐公清泉地
名也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不
滅

京師夜間傳送
灯

灯籠傳送 四友齋叢說明孝宗嘗問內侍曰在京
各衙門官每日早起朝參日間坐衙其同年同僚
與故鄉親舊亦須讌會那得工夫曰唯是夜間飲

酒孝宗曰夜間醉歸何處覓燈燭今後各官飲酒
回家逐鋪皆要灯籠傳送自是兩京皆然雖風雪
寒凜之夕夜半呼灯未嘗欠乏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	----------	----------	----------	----------	----------	----------	----------	----------	----------

淵鑑類函纂要卷之四終

